



來博議

卷八

口每12
991
2



門 〇 12
號 991
卷 2

東萊博議卷之二

〇 鄧錫請殺楚子

出處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錫也
止而享之騅錫聃錫養錫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
鄧十六年滅之
評註四隣能害吾國猶六氣能致人疾二錫不教鄧
侯自治其國而欲殺楚子猶醫者不能教人自養其
身而欲除天之六氣豈理也哉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
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醫語之記六氣者致
疾之原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
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
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端汝視履齋汝精神時
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殄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
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
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
死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疎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

在於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
道伯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
豈非見鄧有可乘之豐乎吾國有可乘之豐置而不憂顧
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
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
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策使鄧有豐可乘諸侯將
爭欲滅之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可
亦迂矣嗚呼四鄰固不可盡吞縱欲盡吞之亦未可恃以
為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

凌李默
曰文機
策諸侯
之史書
王元羨
曰又進

一步點
水不漏

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
釁夫豈在於鄰敵耶三甥之言謬矣明甚而世猶有追恨
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也此用心
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
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無放桀者
耶桀為萬惡僅有不殺湯之善耳反自悔以為失是恥一
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郕

出處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

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
修德以待時乎

評註始言小勇與怯相反大勇與怯相類莊公自責
而不與齊校似乎大勇矣然莊公非不欲校蓋不敢
校耳末責莊公不合通齊議論極高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
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
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
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如摧枯振稿然豈足

鍾伯敬曰形容甚心敵轉

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
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
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
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
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
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
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
辨者也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校也莊公
歟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

孫月宰

舒徐有度

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夫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
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
勝其私心而不校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
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
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
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
眾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正相反焉得此而同
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
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

又設此問方無遺議

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其鹿門曰太凡賤題文字須要反覆下難使他分疏不

得方為有體此文深得之

○妖祥

出處凡數十條皆左氏所載神怪妖異之事今以文多不復詳錄

評註謂天下本無可怪之事世俗特以耳目之所罕接用指為怪耳

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偏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

李本寧曰只一句作案

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習也君蒿悽慘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禮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辯之常則輕之抑不知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飮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河為而峙海何為而滄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文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怪者有深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問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辯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飮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將釋然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

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
 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
 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
 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死生之際
 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昧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
 雨則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于幽初
 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孤子然獨立睽幽明而為兩塗

丘瓊山曰引睽以贊子路之文以然惚然文字似莊子一似左氏和則當作而

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猶陽之發見陰氣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則為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豈非遇雨而羣疑亡者乎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

齊魯戰長勺

曹劌問
莊公察
獄以情
之說遠
詐以一
戰者以
人在縲
綫之中
拜君之
賜以故
死以報
之也

田處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
戰云云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
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齊師敗績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吾視其轍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
戰刑之大者也折獄自可通於戰勝無論宋陳孫吳
何足知之如此論戰王道存焉故以民心結之若曹
劌論氣再衰三竭猶是權術餘嗜儒者所勿論也孫

執升

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車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訟用
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特以
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
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
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畧
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
言誠迂濶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
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不敢肆足者啣轡束之也

茅鹿門
曰春容
有度

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啣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
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
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
是皆渙然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羹之恩恩
恩怨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
制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
之時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刑者守門
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刑子之足此乃
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

丘瓊山
曰精透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
不樂臣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夫人在縲紲之中錮鍊
之憲有若鈞石子羔特丁有司耳有哀矜之意無哀矜之
實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
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
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起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則陷
堅却敵特餘事耳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今人之言戰不
同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
所以戰也昔晉士為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

楊用修
曰數語
得論戰
之本

兵者每如此柳宗元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烏足以知之

釋義食馬之恩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食者三百人吏遂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乃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者聞秦伐晉皆爭死以報德遂擯晉君羊羹之怨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楚楚王伐中山君亡歎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又宋華元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怒入

鄭師故敗

○宋萬弑閔公

戰而相
愧曰斬

田處莊公十一年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十二年宋萬弑閔公

評註公孫迷以拘而失馬援之心宋閔公以繼而召宋萬之怨皆無鼓舞豪傑之術故也善鼓舞豪傑者必如漢高祖而後可未良引文武周公以至誠待將

師議論愈高拘縱二字是骨子

陸載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憤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
以述之肅反取并蛙之譏尤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
樸遼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
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
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調浪以盡
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腑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
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
閔公未嘗以法度之士遇之其斯侮之者豈非欲畧去細

李本寧
曰落筆
操縱如
意

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
祖湯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磨
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
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
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
東雷震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
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閔公
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之術可為至矣猶
有時而窮故嫚侮之患卒見於末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

凌季默
曰更進
一步寫
出聖人
用兵氣
象
繳轉高
帝情

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縱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煥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漢高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者下
當有庸
非貳乎
四字

出處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既伏其罪矣且寡人出伯父無裒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評註傅瑕內叛之罪小原繁中立之罪大內叛之罪皆知之中立者君受其勝已享其利其為奸莫大焉

東坡傳義

七

王聖俞曰如此
看來謂之奸亦
可謂之愚亦可

禍莫甚於內叛，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琅玕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釐、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泯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

鍾伯敬曰：為奸中立之奸，如肺肝，如見。

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自占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

汪伯玉曰：快心之論。

○固當
作故

時有治亂自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
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于厲公之
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固表原繁之誅以
風中立之士云

王元美曰立論正大吐辭雄渾有學之文也

○王賜虢公晉侯

出處虢公晉侯朝王並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
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
假人

○饒王為
穀

○典當
作有語
下有字
云字
以天立
說甚高

評註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己有而輕
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天特寄人君
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
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周惠王誤視為己物輕
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
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
惠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
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

汪伯玉
曰醇粹

孫月峯
曰文勢
滂沛若
不可禦

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
文遠敢爾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
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乎吾觀儒者之議
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
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再重耳天子之
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
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
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
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

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
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
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鬻拳兵諫

田處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刎也

評註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
不求之已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賜君以兵也

唐荆川
曰入題
法如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
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
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
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
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
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
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
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脇君而止耳鬻拳豈
欲脇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脇君愈

鍾伯敬
曰孔孟
之道猶
未盡歟

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
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
之聽可乎祭在人享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
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
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子孟子急于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坐
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取
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遽欲脇
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爲
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爲

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別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亦學吾之兵諫蓋學吾之別足乎則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別足壞於前而修於後隨矢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若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爲下

策况動于戈於君側耶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弼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史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卽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持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釋義魏主不欲汗冀州士卒實河南辛昆諫不荅入內昆牽其裾隨行而入乃遷其半

漢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旣後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

曰小臣居下訓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板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于遊于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曰此臣素著
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
當治檻帝曰勿易囚而輯之以旌直臣

○卜筮

田處凡十數條皆左氏所載卜筮有驗之事今以文
多不復詳錄

主意以心立說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後世不求於

心而泥於卜筮故術愈詳而驗愈疎

孫月峯曰只一
甚句提縉

物莫不能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
寒而閉蟻先潦而徙為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淪旁薄於
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印券符鑰無毫釐之
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
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宇古
今來往之宙聚散倏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疢痒之於我身
觸之即覺于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
必先仰而觀之榮惑德星攙搶枉失皆吾心之發見也俯

王濟之曰鑿理

方功義
弓事見
周禮

而觀之醴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翫而占之
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
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之吉乃
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渾融交徹泯然無際敗
申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
著已為煩矣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
太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卜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
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卜從之外無他語也
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卜協之外無

他語也又嘗見于周公之誥矣曰卜瀾水東瀾水西惟
食而已卜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
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傳之以警史之習雜之以
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
見且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已或者以左氏所載巧
發奇中動心駭目而不知起隱訖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其驗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希闕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可
誕謾無驗不傳于書者吾意不啻什百千萬於此也謂左

氏之所載彼善於此如穆姜荀營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
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下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
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
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僂句之
應僭也實沈臺駘之祟妖也彼龜著之中曷嘗真有是耶
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
耳龜著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僂者曲而蹙者
蹙夫豈影之罪哉

釋義穆姜魯宣公夫人也烝于叔孫僑如欲廢成公不

克被放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卜史欲悅穆姜
乃妄對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答曰不然乃歷陳
周易隨不亨利貞无咎之義因言己之淫亂不足以當
此卦之爻曰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此穆姜之論為近理
也○荀營晉之大夫也從晉悼公在宋宋公享晉侯欲
用桑林之樂荀營辭宋公不可享用之晉侯因是得疾
言之曰桑林見荀偃士句請禱于宋荀營不可且言我
辭禮而彼用之假使桑林而見鬼神不當加禍于我也
晉侯之疾亦瘳此荀營之論為近理也○子服惠伯魯

大夫也季平子之家臣南蒯欲叛季氏筮之遇坤之比其爻辭曰黃裳元吉南蒯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為解釋黃裳元吉三德之義此惠伯之論為近理也○桑林見上文荀營事桑林安能見于卜筮故以為妄○僕句龜名初臧會竊臧氏之寶龜僕句以上之去信與僭孰吉卜曰僭吉其後魯昭公出奔臧昭伯從臧會果以變詐得立為臧氏後故斷之曰僭也○實沈臺駘實沈高辛氏之子也死為參星之神臺駘金天氏之裔也死而為汾洲之神晉

平公有疾卜之曰實沈臺駘為祟晉人不知其為何神問于子產子產歷言二神之本末且言二神不能為晉君祟故此斷之曰妖也

○曹劌諫觀社

出處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云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評註謂史官直書時事其扶持公議之功甚大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孫月峯
曰當然
二字勸
而

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威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也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子之弑齊君史氏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

袁中郎
曰讀一
過疑
錄有聲

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陽谷寶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法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釋義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晉殺其世子申生

出處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二十四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八

年初晉獻公娶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一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得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駱外嬖梁五與東闚嬖五使言于公曰云云晉侯說之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驪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閔公元年晉侯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僖公四年初晉獻公以驪

姬為夫人將立案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
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
夷吾奔屈○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無喪而
感憂必讐焉無我而城讐必保焉冠讐之保又何慎
焉

評註 驪姬譖殺太子申生由士蔿教獻公盡滅虓
之族是有以開其隙也

鍾伯敬曰言之戚戚可謂善言矣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為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
之譖士蔿為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
出於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
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
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
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
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

唐荆川曰窮貴至此士為實無辭以對

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已遽譖其三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得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為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

吏蔽斷也

丘瓊山曰昔人有窮貴河源者此論是也

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封其季也而自威封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

茅鹿門曰名言自然痛快汪南溟曰名理之言情詞俱切揚獻有知亦當之

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變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之于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

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為何憂乎驪姬哉

釋義事出莊子林回人姓名云云或問之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齊侯救邢封衛

出處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

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閔公二年狄滅衛立戴公以廬於曹僖公二年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評註齊威公為霸王坐視邢衛之滅亡至二年之後而始救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張其功所以隆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

表申即
曰開口
便爾是
爽

湯用修
曰數語
深得湯
武之心

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一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一國之始受兵吾亟攘戎

鍾伯敬曰馮霸者喜名喜功之心如畫

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哉先饑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蹙顛頽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

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功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蹇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概凜凜傾動閭里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

孫月峯
曰一句
轉結高
逸有

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

○管仲言晏安

出處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評註謂世人死於酖毒者少死於宴安者比比皆是
則宴安之為毒尤甚於酖也

孫月峯
曰先為
反言又
是一法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晏
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

雖敗德其禍豈遠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
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
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
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畏
者為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
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就平則
覆也生於憂勤死於晏安厥明理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
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憂志衰氣惰者誰
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

東坡詩話
卷之三

七

王元美曰冷捧
熱喝最
可發火
深省

鍾伯敬曰語冷
而諧

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
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自葉之根皆晏安之為也是晏
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
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
甚可畏耶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眾
人所謂晏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
取此者見眾人之晏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
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在自
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

之也然則善擇晏安者誰如君子哉

○齊仲孫湫觀政

田處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
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
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評註 謂善覘人之國者不觀其政而觀其俗魯有哀
姜慶父之難綱淪法斃所謂周禮者何在哉而仲孫
湫斷然以為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蓋仲孫湫之觀魯

不觀其在朝之政而觀其在野之俗也哉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規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漁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利口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諄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以堯之儉餘千年

茅鹿門曰著語簡練

唐荆川曰敘事能品

孫月峰曰句法俱妙

而為晉寶流風遺俗攬持之力也彼規國之興亡者不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斃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

王元美曰甚高以立國當義

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位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規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猶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

培養為本於一利口未命甲公曰尚俗口惟賢餘風未

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况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負其風俗也悲夫

宓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魴吾大夫欲長之是以

錫慮有德色取箕篇立而諱

得二者輒舍之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其掾肥親往視之恭隨行至阡陌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起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晉里克

出處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廟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

東坡傳議 卷之三

五三

克酒中飲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
於死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
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驪姬奚齊也其
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齊姜申生也里克
夜半召優施曰曩爾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旣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秉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王]意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可謂善處父子之間

至於驪姬欲殺太子而立奚齊里克猶以中立爲說
必不善處邪正之間蓋里克徒知父子之間當兩全
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能相有則不得
不爭父子之出於天性不可相無者也故於不可相無之
中而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於不可相有之中而依違於
兩間者謂之奸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旣不
並立指何地而爲兩者之間哉醫之於疾未嘗偏助一藏
之氣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其視五藏則若驕

王元美
曰體數
精細

○告子一
作君子

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癘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
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况當國家危難之
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
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
之「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
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
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太子申生之將廢也獻公
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帥
師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告父以慈告子論小人則

君子論
小人句
上必有
關語

必謂仁人放流之進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知也
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衛懿公好鶴

衛懿公
好鶴
之故
滅身
人皆
笑不
知後
世
尊用
高
談闊
論
之士
無
適于
用
而率
亡

出處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是有祿位余焉能戰
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鍾伯敬曰借懿公之鶴而痛掃浮華之士有無限林
漓感慨
孫執升曰因衛有鶴而人者遂指出番來許多人而

東坡詩義
卷之三

五十五

其國其
異乎
公之鶴
者幾希
矣豈獨
懿公為
可天哉
凌以棟
曰音響
悲壯頓
挫婉約
此集中
不易得
者故人
多喜讀
之
○龜當
作龜移

鶴者為下痛棒而其文雄博奇麗如初脫稿持世名
世卓然不朽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
不撫卷而竊嘆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
素其羽一足而木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淨華之士高自
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
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蠡
起泉湧禹行舜移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囚
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

當作起

袁中即
曰風俗
時傳神
直堵神
阿堵

蠹象自銜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
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
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
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
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
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
侯景偪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
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專用之
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

東坡傳義

卷之三

七六

唐荆川曰古今同病誌嘆息

暗譏浮華之士

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于易播于詩雜出騷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于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何如耶吾于是乎有感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主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昏王奔莒淳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露衣王知之乎主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淳齒曰天雨血露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乎

東坡詩話

卷之三

于是殺潘王于鼓里

秦兵擊齊齊王建聽相后勝計以兵降秦秦虜建遷之
共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聽賓客之言以亡其國
為之歌曰松柏邪邪住建共者客耶

漢靈帝好文學因引學生能為文傳者並待制鴻都門
下後諸生為尺牘及工書為篆者皆加引召遂置鴻都
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皆出為刺史太
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錫爵者士君子皆耻與列焉
其後賊張角起皆著黃巾以為標識旬月之間天下響

應鴻都諸生無赴難者

○齊寺人貂漏師

田處儂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主意管仲進說之初與齊威約許以佚樂而獨不許
其參用小人其後寺人貂恃寵于政漏泄軍事管仲
卒不敢責齊威之負約使之逐貂何也蓋惟小人能奉
君之樂亦惟小人能盜君之權已許其佚樂又禁其
用小人無是理也此管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者蓋
自悔其初約之謬也約字是一篇血脈

王聖命曰聖國君臣用心存然在自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霸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威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于政漏泄軍

丘瓊山曰問得明辨得喻

事則政犯神之約矣為仲者蓋質威公以素約尸貂于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學基未竟斂手而甘敗者國基也倒奩空秤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基之下者耳仲國基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使待舌敝力屈然後始肯處不勝之地亦何以管仲為哉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

○寧有
行或容
字之誤

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有是理耶
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
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
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以吞聲而不較也若他人居仲
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
然逐貂之後在公左右者必擁腫執掌然後可耳威公左
右誠皆擁腫執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
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
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迫蹙稿乾曾不得少享為君之樂豈

揚用修
曰識見
高阜筆
力適勁
故字字
直刺入
小人之
骨

非爾敗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
負約逐貂之後威公亦持右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仲之
隱忍而不爭者此也自貂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
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
之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
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
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云乎逮仲將
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
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

汪伯玉曰如此屬論真有曠古未

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管仲輔威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哀而哀其窮也世之詆霸者必曰尚功利五霸威公為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殞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鄭孔叔申侯

出處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四年齊伐楚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弗聽。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評註謂世俗之論徇時者通，忤時者窮。然春秋之時，孔叔忤時而免於禍，申侯徇時而殺其身。斯世俗之論殆未可信也。未說小人之遇治世為幸，遇亂世為不幸，議論尤高。

為世俗之說者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桀之禍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予欲為

善於亂世，蓋先自省能傲災荒而輕鬻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碓質乎？如曰未能，蓋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免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偽蠱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宗之顯榮，洩冶、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并之春稼矣。

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傳敗獻符命者皆侯于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譴至跽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知于治世乎嚴師之垂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

薛方山曰議論出沒人不得端倪

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譴輩輩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鈞有錦焉以革其旣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

祭仲鄭大夫既出昭公而納厲公又逐厲公而納昭公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祭仲又依違而不討于是齊襄公會于臺高渠彌而殺之祭仲知之稱疾不往卒免于禍

潘崇為楚太子商臣之師成王欲廢商臣而立王子職

商臣謀于潘崇潘崇教商臣弑王而自立而潘崇受賞
洩冶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洩冶諫
之靈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洩冶而公弗禁
伯宗晉大夫為二郤所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告之曰子好直言必及于禍傅太后哀帝之祖母也欲
求稱尊號朱博為京兆尹與太后弟傅晏交結謀成尊
號博又與御史趙玄奏免傅喜為庶人上知太后素怨
喜疑博玄承旨詔彭宣推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
上恩以結信貴戚請召博等廷獄博遂自殺

莽既篡位獻符命者皆封侯陳崇曰莽曰此開奸臣
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趙並驗治
甄豐及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
得辭連劉棻死者數百人

○齊伐楚

出處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
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水濱

評註言君子治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但責楚不共責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事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結尾言楚僭稱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議論極高

甚小人之惡者實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

茅鹿門曰溢毀豈獨為小人藉口往往成禍伯恭此論最深最透

深謂正指其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齊威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責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

首而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其責職之罪為不足遂遠
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察
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
人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威公管仲苟
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間則言出而楚服矣尚
待進師至徑而僅得其請盟乎以小人而誘君子謂之誣
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
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事之誣也大小雖殊然終同歸於
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效其為誣亦何以

孫月峰
曰此下
段議論
驚人

服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楚之
罪果止于不共王祭而已矣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
以自尊淫名淹于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
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
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知問是必不之見也人之
求墜簪者簪橫吾之前或簪亂而不能見替曷嘗自匿
哉心切于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
以是哉

○楚滅弦黃

出處僖公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于是江黃道柏左
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十二
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

評註齊為弦黃所恃不能保之而致亡滅自此絕蠻
夷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恨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為人所恃
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
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威公攘夷狄以尊

王濟之
曰薄罪
弦黃而
厚責齊
威此文
音有大
關係處

中國弦黃僻陋在夷亦慕中國之義而自附于齊恃齊怒
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
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為可恃也終至于翦滅者豈非誤信
中國而至此極乎為中國者誤人于死地曾不自咎尚恐
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
而不戒酣寢沉醉以溺于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人
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邪
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斐然欲扶
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于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

揚用脩曰東萊
關道之
心不滅
孟子

右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
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人民豐亨則皆歆艷棄我
即華楚雖徧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威坐視二國之
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非病
狂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
向使二國未附齊而楚滅之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
未知恃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肯附中國而得禍彫題
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主璧黼纁
之華也于戚羽旄之美也豆蓬葵鬲之肅也磬篪鍾鼓之

汪南溟
曰道盡
中國之
病

和也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
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于禍
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滅蠻夷向
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蠻夷為中國害猶小人為君
子之害也今有人焉既奪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
子藩身之具使小人慕虛名而受實禍向之儕輩必爭尤
之曰向汝鄙夷吾黨而自附于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
暮收君子之利今禍福竟如何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
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

鍾伯敬
曰道荒
句妙

者誠不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
之不足恃邪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
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未有因罪其人而
併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申士輩而廢之耶
○楚文王寵申侯

出處僖公七年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初申侯有寵於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
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
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評語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未有
知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而猶寵愛之也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人情
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蔽不忌卓然知其
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
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
之於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致亂
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
為奸邪朕獨不覺其然是德宗之用杞愛而不知其惡者

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嫉能反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知意在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受欺者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為犯所欺耳是犯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姦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用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屢申侯也猶明皇之屢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主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在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

鍾伯敬
曰二語
有致

不哀二君之罪吾未知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為大議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憎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好而不怒者

持一
作持
恐非

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奸安知其不怒也見其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奸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奸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奸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發之以為善惡淺深驗

釋義郭公惡惡齊威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為其善善惡惡公曰若子所言乃賢君也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所以亡也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田處僖公七年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父子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三者奸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評註人之為善無待於外今管仲諫齊威勿受太子

華而以史冊紀載為言是有待於外然後不敢為不
善也何其不知本耶待字是一篇血脉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心之
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
道也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
見有人之可為也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飭
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
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待而作亦豈有待
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止也有所畏而止者外

王聖俞
曰淵熒

無畏則作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為
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
烏可恃耶管仲諫威公之受子華曰諸侯之會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
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不為惡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
噫為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
不復為善邪不道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
制內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
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則仲之諫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

楊用修曰此一轉百尺竿頭指出秘密

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知哉

唐荆川曰莊子逍遙遊曰此猶有待者也齊物論曰吾有待而然者也此篇以待字立說實從此說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